

104977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宗 教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6545

K.2



· 宗 教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面 $\frac{1}{32}$ ·字數2,000

1956年11月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 定價(7) 0.07元

統一書號2002·67

·
設計者：羅曉華

宗教（由拉丁文religio一字而來）是一種社會意識形式，是人們意識中對於統治着他們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一種歪曲的和荒誕的反映。宗教是一種對上帝、神祇、精靈等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的信仰。宗教是人們備受壓迫和愚昧無知的反映，所以就其本質來說，它是反科學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烟”，列寧把馬克思的這一句名言稱之為馬克思主義關於宗教學說的奠基石。

宗教思想使勞動人民放棄人間的鬥爭，教導他們去指望天上的拯救。“被剝削階級在跟剝削者作鬥爭時的軟弱無力，必然會產生對美好的來世生活的信仰，正如野蠻人在跟自然界作鬥爭時的軟弱無力會產生對上帝、魔鬼、奇蹟等的信仰一樣。”（列寧：“社會主義與宗教”，參看三聯書店1954年版，第1—2頁）在社會歷史上，一種宗教概念在一定社會生活條件下被另一種宗教概念所代替，可能是與人民生活中的進步現象有聯系的，例如，早期的基督教、俄國的洗禮教等等。但是，這既不能變更宗教思想發生的原因，也不能改變宗教思想的本質。

宗教觀點及和它相適應的制度都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並且隨着社會生活條件和社會經濟制度的改變而改變；它們在歷史上是暫時的，只存在於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列寧主義揭發了下面各種唯心主義的謊話：宗教的“永恒性”，“宗教情感”不可消滅，宗教好像是根源於人類本性而為人類“所固有的”

东西、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表现并把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的东西（法国的社会学家杜尔干，俄国和其他国家的“造神派”）。马克思主义证明了各种派别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都竭力替宗教辩护，竭力使宗教和科学调和起来，并证明作为最重要的“精神表现”的宗教是永恒的现象。

一 宗教的产生

大家都知道，在现代资产阶级科学中有各种各样的宗教起源说。英国实证主义者（斯宾塞和泰勒）所论述的万物有灵论的宗教起源说，认为原始人都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这些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对于死亡、梦境、失神等现象的深思，使他们发现了精灵（万物有灵论由拉丁文animus——灵魂一词而来）。这种理论将宗教的产生归结为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疑谜的不正确的解释（主要是人类的生物学本性）。超万物有灵论的拥护者（英国的原始宗教研究者马烈特等）错误地认为，在原始思维与现代人类思维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他们指出原始思维不可能一下子便产生像精神和灵魂这样的抽象概念，并强调指出原始宗教的情感和感觉的作用；但是，超万物有灵论的拥护者还不能够正确地解在人类社会实践发展基础上的社会意识的发展，他们证明在对精神和灵魂的信仰出现以前曾经存在过对于唯一的、公平无私的力量的信仰，因而就达到了反历史主义和歪曲事实的地步。这种原始信仰形式的假设，就是对僧侣的伪科学以及最初的一神教“理论”的让步。资产阶级宗教起源的研究家并不提出关于宗教的社会根源问题，却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关于宗教信仰的原始形式的辩论上，因此，他们走入了迷途。这便是资产阶级科学的总危机的反映。但是，人种学、考古学和史学却积累了关于

原始信仰的大批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就可以作出关于宗教信仰以其最古老的形式出现的根源，和关于宗教信仰发展的根源的结论。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原始人类跟自然界斗争的历史过程作为研究的基础，所以它就有可能科学地、真正历史地去处理关于宗教产生的问题。工具简单、没有分工乃是早期旧石器时代和部分地是中期旧石器时代的特征。人类的意识就是在这个时期的劳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意识直接与劳动、与物质活动联系着。在人类历史的最初期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宗教观念。在以后，随着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和意识的发展，思维脱离现实的可能性便以萌芽的形式出现，这才出现了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在于认为自然界的某些事物和现象都具有超自然的本性，并认为这些事物和现象都是神的化身。例如，最古老的一种宗教信仰形式是图腾崇拜，即相信在各种人羣与任何一种动物和植物自然界的事物或现象之间有一种超自然的血统关系；无论那一种动物或植物都被认为是与该氏族羣有联系的共同的祖先——图腾、超自然的实体、半人一半动物或半植物的一种起源。这种最古老的宗教信仰形式还残存于澳洲民族和其他许多民族中间。其后，原始人除了自然界这种或那种事物和现象外，似乎觉得有许多脱离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的超自然的实体——神祇和灵魂。当时人们认为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肉体的活动，而是某种特殊的基础——即居住在这个肉体內并在死后离去这个肉体的灵魂的活动。随着神祇和灵魂信仰的产生，亡灵崇拜和祖先祭祀也跟着出现了。因此，在这个时期，人类想像中的世界不仅仅居住着脱离自然界事物和自然现象的神祇，而且也居住着早期生活过的人们的灵魂。

对各种神灵的信仰、关于神祇的观念、图腾、宗教禁忌(塔

布)制变,偶像崇拜(崇拜特殊的東西——崇拜所謂具有奇能的偶像)和各种巫術仪式(魔術)——这一切特征到現在还保留在例如澳洲、非洲、大洋洲、北美的印第安人和其他地方某些民族的宗教里。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活动的遺跡、產品、原始墓穴、各种崇拜的东西、掩盖着的山洞牆壁的壁画的發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这些壁画使我們認識到古代獵人的魔術观念(例如为了保证獵熊能够成功这个魔術目的,便描画一張負伤狗熊的像)。后来,新石器时代的墓穴給我們說明了神祇和灵魂观念的發展。与農業的出現有联系的关于植物界精灵的观念——是古代世界对于死亡和复活的神的信仰發展的第一个环节。崇拜自然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与送冬和迎春有联系,与播种和收穫等都有联系)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許多節日的基礎。随着父权制家族的發展,氏族的祖宗崇拜变成了家族的祖宗崇拜,这种崇拜维护并巩固了已出現的父权制家族所有制。私有制的萌芽和長老、軍事首領与一般氏族領袖的分化,都具体反映在神界的等級区分上,即反映在把神划分为高級和低級及把精灵的形象轉变为神的形象上。除了魔術以外,祭祀同样占居着很重要的地位。随着奴隸制的出現,除了用动物祭祀以外,与崇拜战神和崇拜收穫之神有联系的用人祭祀(主要是用战争和奴隸)也成了風俗。因而,具有多神論(諸神)特征的早期階級社会的宗教便形成了。印度的古巫術教、古代埃及人、巴比倫人、希腊人、羅馬人和日尔曼人等等的宗教,都是多神教的例子。發展了的自然崇拜和多神教,是現今在日本流行着的神道教的基礎。神道教的特征是崇拜主神太陽和天——天照大神,是崇拜天皇,崇拜关于“來自神的”日本人的無上的、“神聖的”本性的沙文主义的神話,以及拜物教的成份。

最初,各种宗教仪式都是由氏族長老來举行,后来便由部落

的會集來舉行了。祭司、神甫和教士是伴隨着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伴隨着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离而出現的，因為當時從事腦力勞動已成為新產生的剝削階級上層分子的特權，而從事體力勞動則是被壓迫羣眾的義務。神官職業者、祭司是這個新產生的剝削階級上層分子內部的一個階層。隨着祭司的出現，廟宇也出現了。當剝削階級上層分子開始掠奪公社財產，占有公社收益的時候，早期的氏族和部落所有的土地財產，漁夫和獵人等的一部分收益也就在給神贈品的借口下轉移到祭司們的手里。隨着奴隸制度的出現，奴隸便在這些土地上從事勞動，並且創造着僧侶、廟宇的政治和經濟的實力。教士和廟宇的供養是加在勞動人民羣眾肩上的沉重負擔。隨着職業教士的出現，除了宗教的自欺以外更出現了对羣眾的有意識的欺騙。從宗教組織產生的時候起，宗教組織就替分化出來的剝削階級上層分子服務，維護上層分子的權力。

二 階級社會的宗教根源

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時期，宗教的思想體系起了變化。宗教的思想體系不僅反映着被剝削者在跟自然界作鬥爭中的軟弱無力，而且也反映着被剝削者在跟剝削者作鬥爭中的軟弱無力，對羣眾的社會壓迫。雖然宗教的歷史用許多事例証實了這種二重性（埃及的奧西里斯是法老，同時又是植物神；亞蒙是太陽神，同時又是法老；以及其他等等），但是資產階級的科學企圖不理解這種自然界神祇的二重性。對死者的崇拜日益集中於死去的社會上層分子代表人物的身上，人們非常豪華地埋葬他們（例如埃及金字塔就是埋葬的墳墓）。神話、聖徒故事、關於社會上層分子跟神祇和精靈有特殊關係、關於國王是神的兒子是半

人和半神(例如法老被崇拜为埃及太陽神的兒子,羅馬帝王也被崇拜为神的兒子)的教义也出現了。以前的、关于灵魂在来世存在的模糊观念起着变化。随着不平等現象的出現,產生了关于來世生活的兩個世界的觀念,產生了关于現世普通社会成員与社会特权階級上層分子的不同命运的观念。其次,随着階級分化的增長,出現了关于來世享受現世忍耐和善良的报应的学說。

随着古代國家的發展,在神祇当中出現了众神祇和精灵所服从的主神;其他各种神的屬性都逐漸轉移到主神身上。恩格斯寫道:“……沒有統一的帝王的存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有統一的上帝的存在”,并且“上帝的統一”“僅僅是統一的东方專制君主的复本。”(“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1卷,第45頁)随着奴隸占有制社会的發展,植物神和太陽神日益具有救世主的特征了,羣众不僅希望从它們得到自然界的恩惠,而且也希望它們把自己从社会生活的困苦中拯救出來。此外,在古代世界的宗教里,还存在着对动物的崇拜(在埃及特別發達),尊敬奴隸主父权制家族的对祖先的崇拜,对各种神祇、魔鬼以及偶像的崇拜。并形成了关于各种神祇和半神祇的丰富的神話学說。

基督教產生于奴隸占有制社会的危机时期,它是羅馬帝國被奴役和被压迫的羣众的宗教。基督教以被改造的形式吸收了古代世界宗教仪式和神話的因素。起初,基督教是在犹太民族分散(散布)的环境下產生的一种宗教思潮,它吸收了弥赛亞——社会生活困苦中的救世主——的思想,吸收了宗教哲学思潮(斯多葛派和哲人派)的因素,及其关于世界罪惡的論断,关于精灵和神祇的中介人的学說、关于死神和活神崇拜的学說,吸收了关于在羅馬帝王的崇拜中發展了的神人的观念。就在这基础上形成了基督的神話般的形象。在進一步發展的过程中,剝削階

級利用基督教及其溫順的和服從的說教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并在第四世紀成為統治階級的宗教。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第九至十一世紀時，在西方和東方形成了兩個（現今存在着的）基督教教會——西方的天主教教會和東方的正教教會。

佛教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紀產生于印度，它像基督教一樣也是主要傳播于遠東各國的世界性的宗教。佛教企圖代替存在于印度的古代婆羅門教，及被婆羅門祭司所堅持并按照新的方式來解釋的對自然界的崇拜。佛教反映并認証人民大眾的軟弱無力，它宣傳災難是一切存在的原則的思想，宣傳借著善良和忍耐來拯救人類的辦法，宣傳關於神聖教師和救星菩薩的神話，這些神話是以不可思議的形式產生的。同時，佛教也像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一樣并不面向任何一個固定的民族。佛教自從傳入西藏後，便創立了它的特殊形式——喇嘛教。佛教—喇嘛教從西藏傳入蒙古和布里亞特蒙古。佛教的神秘主義直到如今還是各種資產階級神秘思潮的滋養料。日本是現代佛教的中心。佛教在現代的印度並沒有得到擴大；在印度存在着統一在一個共同的印度教名稱之下的各種不同的宗教思潮和派別，這些思潮和派別都是古代多神教的進一步的演變。

伊斯蘭教產生于七世紀的阿拉伯，它反映了阿拉伯人的游牧者和農民羣眾的艱難困苦的狀況，這些游牧者和農民羣眾都希望從這種宗教運動中找到擺脫困苦的出路。伊斯蘭教實行對單一的神（阿拉）的崇拜來代替已經存在的多神教，并且要求完全俯首下心地聽從阿拉的意志。在阿拉伯所產生的神權政體的國家在伊斯蘭教中，一方面得到了使軍人遵守紀律的工具，因為反對“背信者”的戰爭被宣布為有利于神的事業；另一方面也得到通過俯首下心的說教來使羣眾服從的工具。伊斯蘭教曾經宣傳對伊斯蘭教教主權力的尊崇，它實行一夫多妻制，宣傳婦女地

位的早下，以及許多当时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伊斯蘭教随着阿拉伯的侵略得到了巨大的傳播，它已成为世界宗教之一，席卷了近东、中亚細亞、高加索的一些國家，并傳播到印度尼西亞、印度和中國。在封建时代，伊斯蘭教依賴于一些最初流行于伊斯蘭教國家各部分的各种派別的思潮（伊斯蘭教正統派、嚴格派等）；其后在伊斯蘭教中產生了許多派別，并出現过改革伊斯蘭教的企圖。

所有这些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等）都具有“史前的內容”，保存着从古代繼承下來的著名的思想遺產，但是，这些宗教的重要特征是一神論——一神教。在这种一神論中階級压迫的新条件得到了表現和巩固。封建主义时代，宗教起着統治思想体系的作用，成为封建領主手中的武器。宗教阻碍科学、哲学思想和藝術的發展，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發生影响。在这个时期，在許多國家里甚至人民的反封建运动也采取了宗教的形式（例如各种異教和教派）；許多战争（如十字軍东征等等）也都是宗教的口号下進行的。

在封建社会瓦解时期，產生了基督教的各种資產階級的变种（其中有耶穌教——路德主义和加尔文教）。馬克思指出出現于基督教中的对人类的抽象崇拜，在基督教的資產階級各种变种如耶穌教，自然神教等中得到了最終的發展。（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62頁）崇拜“普通的人”和“神化了的人”的宣傳中包含着作为“神的本性”，“基督兄弟”的人們的抽象平等的說教，而这种說教是資產階級手中的思想武器，特別是各种形式的資產階級宗派主义的思想武器，而資產階級的宗派主义是資產階級宗教“清洗”的各种不同形式。

只有剝削形式随着封建剝削的消滅和資產階級政权的建立

起着改变劳动羣众所受的社会压迫，“害怕資本盲目势力的一种恐懼心理。而这种势力确实是盲目自發的势力，因为民众不能預察到它，因为它使無產者和小私有主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到，而且真正遭到‘突如其來的’，‘出人意料的’，‘偶然發生的’破產，滅亡，變成乞丐，變成窮人，變成娼妓，死于飢寒的危險——这一切就是现代宗教的根源。凡屬不願始終做个預备班的唯物主义者的人，都应当首先和特別注意到这种根源。”（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參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4頁）剝削階級利用宗教來同革命运动作斗争，在殖民地和附屬國進行着大規模的傳教活动。有些宗教組織的領導人被利用作为对劳动羣众的敌对影响的傳播者，并且往往被利用作为公开的奸細（例如，1905年沙皇俄國的伽本神甫等）。資產階級反动集团在忠实于他們的教徒的帮助之下，迫害許多不跟宗教妥協的科学家和先進的科学。例如，1925年在田納西洲（美國），組織了反对斯柯布舍教師的審訊，控訴他在中学里講授达尔文主义基本原理的課程。帝國主义集团煽起民族与宗教的糾紛，他們利用宗教迫害來煽起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資本主义國家的反动集团在反对民主進步运动的斗争中，力求大規模地利用宗教組織，特別是利用天主教教會階級的上層——梵蒂岡。但是大多数的天主教信徒和其他宗教信徒却都積極地参加爭取和平与社会進步的运动。

1917年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地区上冲破了剝削制度，因而也就摧毀了这一地区內的宗教的社会根源。苏联共產党和苏联政府宣布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实行宗教分立，沒收修道院的土地和資本，廢除了学校里的宗教教育。

和地主、資本家、富農緊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宗教組織的首領，当时是站在剝削階級的那一面的。在1917——18年召开的

正教教會會議号召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並參與這種鬥爭的組織。國內戰爭爆發時期，教會組織的反動首領站在外國干涉者、地主和資本家的那一方面，企圖利用羣眾的宗教偏見來推翻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在過渡到和平勞動的條件下，1921年在伏爾加河流域遭了荒年，當蘇維埃政府提出沒收教會財產來給挨餓的人購買糧食的問題時，教會組織的反動首領反對這一措施，並且進行反對勞動人民政權的激烈鬥爭。在爭取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鬥爭的時期，正如許多地方的審訊案所證明的，許多教會組織的最反動的首領們曾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

蘇聯社會主義的建成使得宗教組織喪失了跟剝削分子的一切聯繫。這就使得蘇聯教會組織的首領們在對蘇維埃政府的关系上的態度改變了。目前，大多數的教會低級人員在對蘇維埃政權的关系上採取忠誠的態度。1941——45年的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時期，許多教會的低級人員積極地參加了資財的蒐集和其他旨在粉碎希特勒侵略者的措施。戰後時期，蘇聯有一些教會活動家積極地參加了保衛和平的運動。

由于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在蘇聯發生了勞動人民文化的蓬勃發展，因而也克服了宗教的殘余。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前進着的各人民民主國家里，宗教的社會根源目前也正在被消滅。

三 資產階級的無神論和無產階級的無神論

科學創立了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礎。先進的科學證明人類怎樣在研究自然規律的基礎上，積極地影響自然界以及他們怎樣改造自然界。歷史上，人類最優秀的杰出天才曾為反對宗教

而斗争，曾为科学而奋斗。批判宗教的企图早已出现于古代的哲学著作里，出现于奴隶占有制的民主跟古老的奴隶占有制的贵族进行斗争的时期。色诺芬（公元前6——5世纪）在批判希腊诗人荷马的神界时，表明了人类赋予神祇以自己形象的思想。古代的思想家，早已得出关于宗教的反动作用的思想。例如卢克莱茨（约公元前99——55年）认为，宗教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恫吓人们。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年）和卢克莱茨把人类对体现出自然界威力的神祇形象的观念的产生主要解释为人类的愚昧无知，解释为对威严的和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的畏惧。在中世纪时期，流行过一种与所谓二重真理有紧密联系的关于“三个骗子”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三个世界性的宗教之所以存在是有赖于欺骗的。从中世纪自由思想家起，直到十八世纪的启蒙学派为止，所有宗教观点（其中包括作为骗子发明观点的基督教观点）长期占着统治地位。文艺复兴时代的先进思想家都曾经主张科学的世界观，反对宗教的臆造。宗教向科学的发展宣战，并借着宗教裁判的火刑和烤打（例如，焚书、审讯学者、焚烧布鲁诺和瓦尼尼等人）来维护陈腐的中世纪的基础。无神论的思想在一七至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按照英国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年）的说法，愚昧无知和恐惧心理创造了宗教的“种子”；这些种子滋养着僧侣和政权。霍布斯、托耐德（1670——1722年）揭露了宗教的政治作用，亦即为专制主义的婢女。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者和唯物主义者（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人）为了揭露宗教的盲目信仰、欺骗和迷信，作了许多事情；他们公开地、天才地和机智地揭露了宗教及其维护者。在这个时期，才第一次开始了宗教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十九世纪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1804——72年）继承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的传统，把恐惧和依赖的感觉认为是宗教的基

薩·費爾巴哈不認為社會和人類社會的存在是宗教的根源，因為依他的觀點看來，宗教起源於“人類一般的”本性，它是難以根絕的。費爾巴哈僅僅打算以另一種形式來代替它，因而也正如恩格斯所批評他的一樣，滾到了創神論的立場上去了。俄國先進的思想家，在書刊檢查機關極端壓迫的情況下，跟宗教進行着鬥爭。早在十八世紀拉吉舍夫（1749——1802年）揭露了“企圖束縛理性”的宗教的政治作用。別林斯基（1811——48年）創作了卓越的、革命的和無神論的作品——“給果戈里的信”，他和赫爾岑（1812——70年）揭露了宗教是沙皇制度的婢女，並宣傳了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杜勃羅留波夫（1838——61年）和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99年）巧妙地宣傳了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他們大都善於克服費爾巴哈宗教批判的局限性，並且拋棄了費爾巴哈的宗教復興論。普希金（1799——1837年）、薩爾梯柯夫—謝德林（1826——99年）和其他許多人為代表的俄羅斯文學，痛斥了宗教的盲目信仰、假仁假義、迷信和耶穌會教派的教義。在傳說的人民創作——童話、諺語、歌曲和其他許多創作中，帶有大量的反教權派的因素。

辯證唯物主義反對一切給僧侶階級保留後路的資產階級唯物主義的不徹底性。“馬克思主義就是唯物主義。正是因此，所以它也和十八世紀百科全書派的唯物主義或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一樣，堅決反對宗教。這是沒有什麼疑問的。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却要比百科全書派和費爾巴哈更進一步，它把唯物主義哲學應用到歷史領域、應用到社會科學的領域內。我們應該同宗教作鬥爭。這是全部唯物主義，亦即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原則。但馬克思主義不是停留在起碼原則上的一種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它認為必須善於同宗教作鬥爭。為此就要善於用唯物主義觀點來說明羣眾信教觀念的根

源。決不能把反宗教斗争局限于抽象的思想的宣傳，決不能把它歸結為這樣的宣傳，而是應該使這一斗争與力求把宗教的社會根源剷除的那個階級運動的具體實踐聯繫起來。”（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參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3頁）列寧就是這樣說明無產階級的無神論根本不同於資產階級的無神論的。同宗教進行的斗争，應該是爭取消滅宗教根源的斗争，是爭取消滅剝削的斗争，是爭取建成創造人民真正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斗争。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從理論上論證了戰鬥的無產階級的無神論，並堅決地進行反對影響工人階級仇視馬克思主義的斗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初階段就清算了黑格爾派的資產階級自由思想，並揭露了費爾巴哈無神論的不徹底性，集中他們批判的火力來反對宗派主義者的“無神論”和機會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極為同情地仔細注意到憲章運動中的無產階級無神論的增長，並着重指出它與無產階級階級斗争的聯繫。恩格斯在揭露布朗基—共產主義者的綱領時，跟對待宗教關係上的左傾行爲和命令主義作過斗争，跟以“左的空談”來暗中代替同宗教進行實際斗争的行爲作過斗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捍衛工人政黨對宗教關係的總路線時，反對過“左的”空談，反對過跟宗教進行無政府式的斗争，同時也反對過對宗教的調和主義的態度。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認為宗教就其對國家的關係上來說說是私人的事情，但就其對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和工人政黨的關係上來說則絕不是私人的事情。

列寧在“社會主義與宗教”（1905年）一文中，提供了無產階級政黨對待宗教的關係的完全而詳盡的綱領。“國家不應當跟宗教發生關係，宗教團體不應當和政權聯繫起來。任何人都可以完全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或不承認任何宗教，亦即做一個無神

論者，正如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通常都是一个無神論者。在公民間，完全不允許因宗教信仰而有权利方面的任何差异。在正式的文件里，也应当無条件地取消关于公民的某种信仰的任何記載。既不当对國家教会有任何支出，也不应当对各教会团体和各宗教团体有任何出自國帑的支出；这些团体应当成为一种完全自由的、与政权無關的同道者的公民同盟。……教会与國家完全分离——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無產階級向現代國家和現代教会提出的要求。”（列寧：“社会主义与宗教”，三联書店1954年版 第3頁）同时，列寧在反对机会主义者时着重指出思想斗争并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党的和整个無產階級的事情。“对社会主义的無產階級政党說來，宗教不是一件私人事情。我們的党是覺悟的、先進的战士为爭取工人階級之解放的同盟。这样的同盟对宗教信仰方面的不覺悟、蒙昧或反开化，就不能够也不应当漠不关心。我們要求教会与國家完全分离，为的是用純粹的思想武器，而且僅僅是思想武器，即用我們的書刊、我們的言論來跟宗教这种迷霧進行斗争。”（列寧：“社会主义与宗教”，參看三联書店1954年版，第4——5頁）

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勝利以后，苏維埃政权便开始實現党关于宗教問題的綱領性的要求。列寧和斯大林所起草的〔1917年11月3(16)日公布的〕“俄國各民族的权利宣言”宣布廢除所有各个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特权和限制。1918年1月23日（俄历2月5日）的法令規定了教会与政府分开、学校与教会分开，在苏联的憲法中規定了实行宗教礼拜的自由和反宗教宣傳的自由。

共產党要求以謹慎和忍耐的态度來处理对羣众解釋宗教偏見危害性的問題。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1923年）通过了“关于反宗教的鼓动和宣傳的提案”的特別決議，在这个決議中指出：

“必須注意避免任何侮辱宗教信徒情感的行为，主要是在于說明宗教的盲目信仰”(“苏共(布)決議彙編”，第1卷，1954年第7版，第744頁)。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1924年)在要求發展農村的反宗教宣傳時指出，这种宣傳应当帶有用唯物主义來解釋那些農民所接觸到的自然界現象和社会生活的特殊性質。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1930年)認為，为了对新的工人干部和工作人員進行共產主义教育，就必須有系統地跟工人中間的小資產階級情緒、偏見和一切过时的資本主义的殘余作斗争，就必須正确地組織和加强反宗教的宣傳。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1939年)号召尽一切力量來加强教育工作，培养廣大劳动羣众的共產主义覺悟。在1954年11月10日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中，制定了今后宣傳和學的唯物主义世界觀的工作的具体綱領。共產党在这个決議中說道：“党認為必須進行深刻而有系統的、科学的和無神論的宣傳，但同时絕不允許侮辱信徒以及教士們的宗教情感。”(“真理報”1954年2月11日，第315期，第2頁)

参 考 書 目

- 馬克思：“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导言”，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版，莫斯科，1955年。
-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莫斯科，1953年。
-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莫斯科，1952年。
- 恩格斯：“布魯諾·鮑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莫斯科)，1985年。
- 恩格斯：“早期基督教历史”，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分册，(莫斯科)，1936年。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莫斯科，1953年。
- “列宁全集”，第4版，第6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綱領草案”)，第10卷。